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闕疑卷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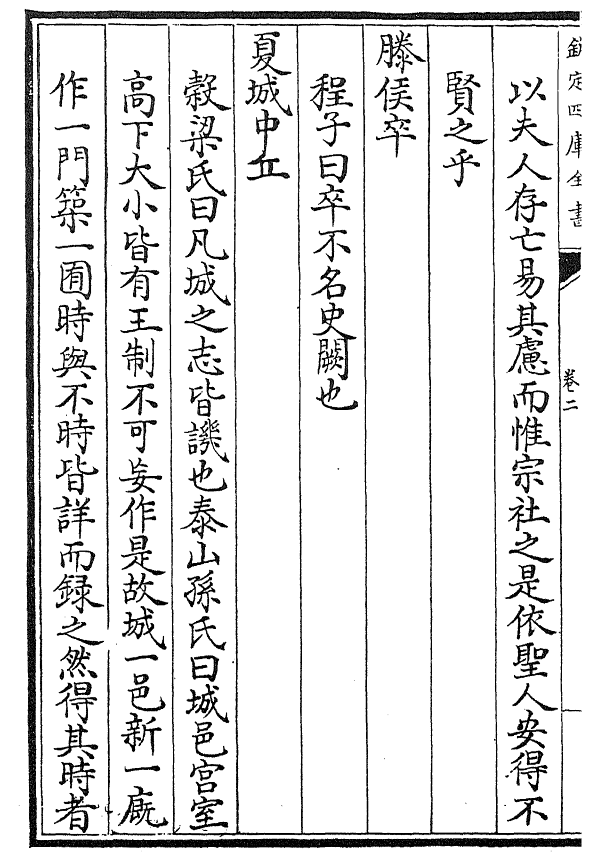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闕疑卷二

元　鄭玉　撰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程子曰伯姬為紀夫人叔姬其娣也待年於家今始歸娣歸不書書憫其無終也高郵孫氏曰法不當書而書者春秋變例以見其賢叔姬為伯姬之娣紀侯大去其國紀季以酅入齊復存紀之宗社叔姬又歸于酅以承紀之宗祀叔姬不以國之盛衰繫其懷不



以夫人存亡易其慮而惟宗社之是依聖人安得不賢之乎

滕侯卒

程子曰卒不名史闕也

夏城中丘

穀梁氏曰凡城之志皆譏也泰山孫氏曰城邑宫室高下大小皆有王制不可妄作是故城一邑新一廐作一門築一囿時與不時皆詳而録之然得其時者

其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此聖人愛民重興作懲僭忒之深旨也謝氏曰國以政治為本仁義不足以結民心法制不足以齊民力則城雖固適足為寇盜之資而已故明君以城保國闇君以城危國然則政之不修而城之是務非保國之道也書城中丘而隱公棄内務外其失見矣程子曰為民立君所以養民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

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謹重于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興廢復古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結艾之盟也　常山劉氏曰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

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先王制禮所以盡人之情諸侯之于隣國壤地相接苟無禮以相與則何以講信修睦哉王室不綱典制大壞無禮義之交而唯強弱之視故小國則朝之聘之大國則聘而不朝程子曰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其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皆曰年齊僖公母弟先儒母弟之說葢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葢謂嫡爾非以同母弟爲

加親也若以同母為加親是不知人理近于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至其子尚禮秩如嫡卒致簒弑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胡氏曰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仁人之于兄弟絶偏係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愚按無知自以簒弑得誅聖人安

得預聞其父蓋無知之能弑實起于年之寵愛過制所謂其所由來者漸矣聖人察見至微故書弟以絶人君寵愛之私杜天下簒弑之漸所謂拔本塞源罪在僖公而非預聞年也

秋公伐邾

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　高氏曰書公者専罪公也不言帥師師者君行師從不待言也程子曰擅興甲兵為人而伐之非義之甚也謝

氏曰元年公及邾盟不足取信隣國可知也胡氏曰
經之書伐非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
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魯爲宋討非義甚矣
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
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程子曰周禮時聘以結
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謝氏曰

凡伯天子卿士之有爵者故書爵夫凡伯為天子之使而戎舉大衆伐之王室之辱也王臣將命于外諸侯所當敬也敬王臣所以尊王室也戎伐凡伯于楚丘楚丘蓋衞地衞坐視王室危辱不救使王臣陷没于戎春秋以楚丘謹其地而衞國之罪著矣以歸非執也凡伯臣服於戎也稱以歸罪凡伯無死位之忠也諸侯失國則名凡伯失位不名者不與夷狄之屈王臣也戎往來中國若踐無人之境豈戎之不可制

哉昔中國名之而已故潛之會唐之盟春秋罪之于前矣程氏學曰春秋有一句而合數義者類如此高郵孫氏曰天王之聘魯者八皆書于經此聖人之意也春秋書公如京師者一而如諸侯者三十七臣如京師者七而如諸侯之國者七十二朝事天子之禮則數百年間其行者一而天王來聘者八所以見天下無王而王室衰替也天子則不事而強大之國則事之京師則不如而強大之國則如之聖人一志之

以明天子不君而大國是畏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　高氏曰齊侯將平宋衛于鄭故宋公請衛先相見因遇于垂以謀鄭十年宋人衛人入鄭垂之謀也程氏學曰宋忌鄭之深故與衛卒成此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高氏曰六年公怒宋使之失辭鄭人由是來輸平然魯之憾猶未解今以宋公衛侯遇于垂鄭度其勢不可禦于是歸祊以求援于魯然鄭與魯境素不相接何乃越他國而歸之邑乎蓋鄭以厲宣之親世為周之卿士常從天子巡狩賜以朝宿之邑在泰山之側其地近于魯是時鄭伯以天子不復巡狩而祊為無用且欲急得

魯之援故使宛來歸馬先儒以為易許田非也按桓
元年有鄭伯以璧假許田之文則是隠公之世未甞
易矣且我入祊而不以許田入鄭鄭豈但已乎自入
祊之後繼好尋盟史不絶書入郜入防悉歸于我終
隠之世無釁可觀則先儒之妄不辨自明而聖人特
書來歸之意斷可識也程子曰来言易也入者義不
可而强入之也謝氏曰鄭不得王命私以封邑與魯
魯不得王命私受封邑于鄭二國皆在所治也故鄭

以邑畀魯稱歸罪其與之專魯得邑于鄭稱入罪其取之逆胡氏曰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廵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陸氏微㫖曰參譏之也鄭不當歸魯不當受究當諫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胡氏曰禮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而名之别於太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葢禮之中也諸侯薨赴不

以名而仲尼革之必以名書變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修之而孟子謂之作以此類也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温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穀梁氏曰諸侯参盟於是始許氏曰春

秋之初宋公先齊序爵也其後乃以國之小大為次唯主會者為之矣程子曰宋為主盟與鄭絶也胡氏曰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葢有志于天下為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愚按是春垂之會傳已云齊侯將平宋衛至是復云齊人卒平宋衛于鄭以經考之瓦屋之盟鄭未嘗與則傳之云云未可信也程子云與鄭絶斯為得之

八月葬蔡宣公

程子曰速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謝氏曰過時而葬為不敬先時而葬為不懐非孝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　程子曰隣國之交講信修睦可也安用盟為公屈已與臣盟義弗安也胡氏曰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以千乘之君下與小國之大夫盟豈稱物平施之謂太甲而可踰非謙德矣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胡氏曰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

挾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挾皆書名爾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于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矣治亂之效明矣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氏曰南姓也季字也謝氏曰南季天子大夫故稱字胡氏曰古者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于諸侯不可以若是恝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隐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隐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為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

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賵葬者四則問于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戎蠻制諸夏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于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公羊氏曰記異也穀梁氏曰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胡安定先生曰若不書日則何以知八日之中大雨震電又大雨雪也高氏曰凡稱大者皆非常之辭胡氏曰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

子翬之讒兆矣鍾巫之禍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于天人相感之際相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挾卒

夏城郎

襄陵許氏曰七年書城中丘而後伐邾九年書城郎而後伐宋皆譏公不務崇德修政以戒蕭牆而念外人之有非干時勤衆恃城守國亦已末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絶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胡氏曰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為有此名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

之亦謂之非王事可乎夫以王命討宋而聽征伐之禁于王都雖名陵之舉不是及矣始則私相會為謀于防中則私相盟為師期于鄧終則乘敗人而汲為利以取二邑歸諸已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為師期

夏翬師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高氏曰此見公于宋始相和好終為仇讐惟知貪利不復顧義也自公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四年又遇于清是其和好非一日矣今一旦變為仇讐反以兵加之者豈徒然哉始為宋謀鄭既得鄭利今又為鄭謀宋又欲得宋利也于是使翬先以師會二國伐之齊侯鄭伯皆貶稱人者齊渝瓦屋之盟鄭乃造兵之首是以春秋惡之胡氏曰翬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會鄭以伐

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　高氏曰翬已帥師會二國伐宋矣此又書公者所以著公棄好黨惡吞奪其利盡渝宋盟也程子曰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胡氏曰内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分

邑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曷不隱乎于取之中猶有重焉者若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覆人之邦而絕其祀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故取郜取防直書而不隱也陳氏曰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利書吾取而已是故郜防書取譏不在鄭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

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名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九月鄭伯入宋十一年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　高氏曰此宋又連衛以報鄭鄭幸管之敗而不備故師還未及郊而宋衛已乘其虛而入之矣程子曰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馬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也甚矣又曰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人之謝氏曰春秋

書鄭伯鄭人會伐于前書宋人衞人入鄭于後而莊公不知安固國本其失久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蔡人衞人郕人不會王命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程子曰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

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胡氏曰諸侯朝於天子禮乎孔子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而世相朝也夫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為禮亦

節矣周衰典制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強弱
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
納以歸無合于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如天子述
所職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
國來朝一切書之而不削皆以示譏滕薛二君不特
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
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泰山孫氏曰凡書朝者
皆惡之也高郵孫氏曰外之朝天子者不見於經內

之朝天子者二而已又在于王所而不在于京師其如京師者一而已又因會伐秦而遂行由此觀之當時朝事之禮一施乎強國天子名存而已聖人因其實而書之以罪之也家氏曰周家盛時諸侯有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之禮曰相云者亦往復之義非若諸侯而朝天子相率而旅朝也至于衰世諸侯大國未嘗朝王而小國以相率而朝大國大國倨受其朝而不以為僭如滕薛之朝魯則僭用天子之朝禮而

非相朝之謂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公會齊侯鄭伯伐許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
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
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
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

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惟是一二父兄不能
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
餬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
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
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玆許公復奉其社稷惟我
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
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
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

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徳矣吾其能與許爭乎

程子曰書及内為主也非内為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家氏曰是役也鄭為謀主則許復為鄭所有春秋書公會公及責公深矣使時來之會公力拒其請鄭必不敢獨行齊亦必不為鄭出師惟公勇往而

後齊鄭連兵以前許不能國矣胡氏曰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兵甲為宋而伐邾為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郜及防入祊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于惠成于桓而隱之

積亦不可得而揜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强于為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施于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于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臨江劉氏曰公之不得其終以德薄而多功慮淺而數得意也備其四境禍反在内可不哀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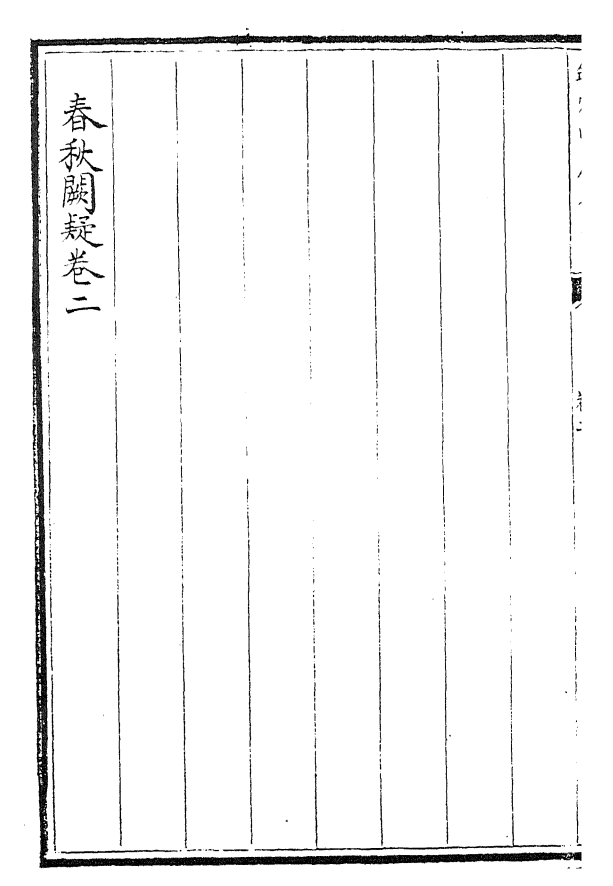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

援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殺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穀梁氏曰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公羊氏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程子曰人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正終

也薨不書地弑也高郵孫氏曰弑君不地不忍言也
春秋之法外弑言弑内弑不地所以辨内外遠凶變
養忠孝也胡氏曰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
致桓弑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
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
留時辨之弗早辨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弑魯史舊文
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為
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

弑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弑示臣子于君父有隐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没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讐之義非聖人莫能修之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讐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罪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春秋闕疑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百五十二 經部

春秋闕疑卷三

元 鄭玉 撰

桓公

公名軌惠公之子隐公之弟史記世家名允桓王九年即位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氏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

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程子曰桓弑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高郵孫氏曰元年書王者以為弑君之賊將而必誅已弑君矣其能免於誅乎元年書王所以誅桓也二年書王必以謂王室微弱弑君之賊力不能即時誅之二年而後誅之亦已晚矣然亦足以為王誅也十年書王者教政之出不可以一日無之十年無王則王道將絶于天下也十八年有

王者桓公之終也弒君之賊無可赦之理不見誅于一時當見誅于歲月不見誅于其生當見誅于將死不見誅于終身當見誅于萬世　愚按桓公不書王而宣公書王者桓公弒君而自立宣公為弒君者所立事固不同也胡氏曰古者諸侯不再娶于禮無二嫡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為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為嫡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國乃隱公之國其欲

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之説非與此徇惠公失禮而為之辭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為夫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為嫡嗣禮之所不得為也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探其邪志而成之公羊又肆為邪説而傳之漢朝又引為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汨之也

公即位

胡氏曰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位定于初喪必踰年而後改元書即位者縁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縁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按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于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羣臣也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

在衰經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羣臣固有攝行之事矣按商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至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朱子曰胡文定說春秋公即位終是不通且踰年即位凶服如何入廟文定却說是冢宰攝行他事可攝即位豈可攝想古時此等大事必有權宜如借

吉之例　愚按所謂即位者天子則就天子之位諸侯則就諸侯之位豈可使人攝也且古者人子於父人臣於君皆服斬衰三年若謂其君斬焉在衰絰之中不可以去服從吉告廟臨羣臣其臣獨可以去服從吉行之乎葢此事本是凶禮嗣子定位於柩前未正君臣之分故因踰年改元年以凶服臨羣臣臣以凶服朝其君以正君臣之分豈有去服從吉之理至於告廟亦只是凶服此是告而非祭也葢祭是吉禮

此告自是凶禮且如儀禮奉柩朝于祖非以凶服入朝乎施之于朝祖既可施之于告廟獨不可乎所謂凶服不可入廟者國家祭祀臣有私喪則不可與祭爾非謂此等也按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太甲親告廟臨羣臣矣非伊尹攝行之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庶政之聽于冢宰者爾傳者曲謂伊尹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祇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

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
臣也遂失經意然今禮文殘闕無從考證不敢妄以
臆説著為定論姑記所見以俟知者又按凡人君嗣
世改元行即位之禮則書即位不行即位之禮則不
書即位皆因其實而已然或行或不行又各有義隱
公稱攝讓國故不行即位之禮以明其心桓公弑君
自立故特行即位之禮以掩其惡莊公閔公僖公則
立于君弑國亂之時不暇行即位之禮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　高氏曰會者外為主甚矣鄭伯之無道也知公之簒逆不自安特為好會將以求賂焉度魯亟于會諸侯必從所欲故也夫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况鄭伯與隱公同盟和好固非一日今見其罪不能討反有所邀求欲以定其位是誠何心哉先言會于垂繼言假許田見

鄭伯貪利忘義之甚也夫璧者饑不可食寒不可衣非若土地人民之重而魯亦何用璧為哉特以桓既弑立懼諸侯之討也鄭伯得其情姑以璧藉口而實欲得許田耳聖人若書魯以許田賂鄭則無以顯鄭伯之罪故書鄭伯以璧假許田而魯之罪自見矣此春秋微闡顯幽之道也先儒謂鄭伯以祊易許田若果爾則祊初入魯許田即當入鄭又安得數年不報必待鄭伯更以璧假之然後與邪先儒但見鄭先歸

魯祊今來假許田遂以為相易殊不知鄭始結魯以拒敵故歸祊以市魯魯今篡君以求援故賂田以償鄭其地雖若相易而其事不相涉也　謝氏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孝子疾痛在心思慮未能接事也隱即位三月而盟于蔑桓即位三月而會于垂春秋諸侯無三年之喪可知也春秋于即位三月書盟書會而惡自見矣楊龜山曰宋督弑其君而公成亂取郜大鼎以歸公弑隱而鄭伯會于垂以璧

假許田則魯之亂鄭伯成之也不書為内諱也夫鄭伯之假田與公之取鼎其求賂一也而書之異辭内外之分然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冬鄭伯拜盟　胡氏曰垂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程子曰桓公欲納鄭好以自

安故既與許田又為盟也弑君之人凡民罔不憝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家氏曰三月會于垂可以盟矣而未之盟歸未一月乃為此盟春秋繼假田而書及盟譏賂之以田求為此盟也魯桓割地與人以逭簒逆之討鄭莊受地與盟而庇其簒弑之罪春秋比書其事不加貶斥而義自見矣

秋大水

公羊氏曰災也家氏曰書大者變常之辭傷民害物

而後書程子曰君德修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胡安定先生曰聖王在上五事修而彝倫序則休徵應之聖王不作五事廢而彝倫斁則咎徵應之大水者常雨也傷禾稼壞廬舍故曰大水胡氏曰天非為堯有洪水之災至禹而後水由地中行爾後世有人為不善感動天變名水溢之災者必引堯為解誤矣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元年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至是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　家氏曰傳謂督慕孔妻之美而殺其夫公怒督懼因是弑君杜氏從而為之説曰孔父内不能正其家外取怨于百姓禍及其君是以春秋名之此以書名書字為拘而强求其説雖排陷死節而不顧失之遠矣公羊氏曰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

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有則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其義形于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程子曰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臨江劉氏曰春秋賢者不名孔父者所賢也則其名之何父前子名君前臣名薛氏曰相國而不能弭亂至于君弑身死雖賢乎孔父猶非輔相之道也高郵孫氏曰易大過

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無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葢死者人之所難一奮其身死而不避而好事者以其事之不成而咎之多矣聖人于易特設其象而解之曰不可咎也所以勉進忠義之士有為于不可為之時必救于無可救之際以冀幸于萬一也胡氏曰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于色皆足以衞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

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奬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滕子來朝

愚按滕本侯爵在隱公時書卒書朝皆稱侯矣今乃降而書子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杜氏范氏謂為時王所黜是時王室微弱安能黜諸侯也趙氏謂居喪稱子滕之嗣君豈終春秋之世皆居喪乎胡氏謂以其首朝魯桓當時諸侯黨惡者多矣何獨于滕而貶

其爵乎程子謂以其服于楚當時諸侯服屬楚者多矣未聲貶其爵也胡安定先生謂或以侯禮來朝沙隨程氏謂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降以子禮見夫五等之爵天子所封諸侯所受各有定分縱使當時紊亂春秋于名分至嚴夫子安得不正乎大東萊呂氏曰春秋以後杞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滕或稱侯或稱子薛或稱侯或稱伯皆不可得而詳考殆後之録春秋者文誤也大國顯也故不誤小國微也故

誤然亦不應誤者如是之多也今姑闕之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穀梁氏曰以者内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高氏曰桓弑君而立方懼諸侯

之討也乃因宋督弑君特會諸侯以成其亂春秋深嫉之故以宋亂之成歸罪于公公若會諸侯以討宋宋亂不成矣惟公以亂助亂是以成也家氏曰宋亂已成而春秋書會于稷以成宋亂者何哉葢督雖弑君而馮之位未定也今三國為此會將以謀宋而徼利而馮之位于是始定督之罪始得無討故成宋亂者三國也所以使三國之成此亂者魯也陳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為者其曰成宋亂弑君之禍接迹于天

下于是焉始也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訖于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督督遂相宋莊弑君之禍接迹于天下四君為之也春秋之褒貶至于變文嚴矣向也五國之君大夫書之復書之終春秋僅再見焉以變文為猶未也而直書其所為舍此無復見者矣胡氏曰邾定公時葢有弑其父者而定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

其人壊其室洿其宫而豬焉葢君踰月而後舉爵華督弑君之賊凡民罔不憝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為夫臣為君隱子為父隱禮也其目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為有隱乎爾此與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弑隱華督弑殤般弑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

書其事所以示貶也然澶淵之會欲謀宋災而不討
弑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能表其誅責之意也
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啟問者
見是非也稷之會前有宋督弑君後有取宋鼎之事
書曰成宋亂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爵次然
後見其罪也華督有不赦之罪魯鄭齊陳同會于稷
以成其亂受賂而歸咸自以為利也不知百官象之
齊大不利焉未幾陳有五父之亂齊有無知之亂鄭

有祭仲子突亹儀之亂魯有叔牙慶父般閔之亂數十年間四國舛逆幾至喪亡則以昧于履霜堅冰之戒不能辨之于早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太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

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于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太廟

其若之何公不聽　穀梁氏曰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郜鼎者郜之所為也曰宋取之宋也家氏曰廟者祖宗神靈之所宅周公魯公之典章法制于是乎在郜之鼎宋之賂胡為乎至哉高氏曰公不知納鼎之為惡又欲誇於神明置其器於周公之廟夫宋督賂四國以免誅而以郜鼎歸公不曰宋使來歸而曰取于宋以見公乃自以為功而取之專罪公也胡氏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

納者不受而强致之謂弒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置於太廟以明示百官是直以弒逆之事為可以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為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胡氏曰公穀程氏皆以杞為紀桓弟弒兄臣弒君天下之大惡紀侯

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援非為桓立而朝之也張氏曰左氏謂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未知孰是

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　胡氏曰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已為中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與之為隣是以懼也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

世聖人葢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禮莫强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荆楚雖大何畏焉不知本此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强弱分勝負矣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迹而治亂盛衰之由可考也觀春秋進退予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國待四夷之道也

九月入杞

討不敬也　程氏曰將卑師少則稱人内則止曰入

某伐某大東萊呂氏曰入杞微者何以書天子在上
諸侯擅相攻伐入人之國罪之大者聖人以為無王
春秋所由作也
公及戎盟于唐
修舊好也
冬公至自唐
胡氏曰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
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謝氏曰春秋諸侯

出入無時會盟征伐繼踵不息至而不復告廟者衆矣春秋因其告廟則書其不告則不書以示不敬也諸侯宗廟社稷之主也政治不以時修祭祀不以時舉臣民不以時省則國事隳矣故魯侯之出春秋謹其至而書之所以為之戒也凡書至八十二觀其所至時月而諸侯委社稷人民槃樂自縱久廢于外其失見矣左氏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　愚按或以前事至或以後事至或不以

本事至則各因其告辭若夫文公以前書至者少文公以後書至者多其殆因世有遠近故史有詳略也歟

三年春正月

胡氏曰桓公弑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隣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讎魯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

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之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公會齊侯于讙

成婚于齊也　高郵孫氏曰婚禮有六惟逆女自行餘皆父兄之命以遣使者所以養廉遠恥示萬世之嗣不可輕也今桓公與齊謀婚而不由介紹之命媒妁之言身至齊境以與齊謀巳之婚醜惡見矣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不盟也　穀梁氏曰胥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程子曰二國為會約言相命而不為盟詛近於理也故善之高郵孫氏曰當是之時齊衛二國期命於蒲約言而信諭不盟而好成終二君之身未嘗渝言而侵伐是由胥命之言而二國和好十數年之間也夫子安得不少進之以見屢盟數會而侵伐隨之者之罪乎胡氏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受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

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為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謝氏曰命王之事也二國胥命非正也雖然聖王不作諸侯小大猜疑盟約並起公正之道衰而信義不復見矣方是時二國以書相命而不以歃血為盟有貴信之心焉可謂近正矣春秋書其胥命然命必有主之者謂之胥命不與諸侯得專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求成也　高郵孫氏曰去年之秋魯嘗入杞杞于此恐懼而求成于公故為郕之會也程子曰桓公篡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許氏曰姻大國服小國著得意也天下無王而後人得意如此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穀梁氏曰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程子曰食盡為異大也楊龜山曰日月之變有常數焉此巧歷所能窮也而春秋書以為異者葢先王克謹天戒因以正嚴

厥事則日月有變豈徒然哉必有以也故書日有食之而其辭若有食之者葢所以歸咎於人事而不以常數為不足畏也高郵孫氏曰言盡則無復生之理言既則見既而復生也方日之食但見其食之盡安知其既而復生然聖人以復生之意書之者此其深意也聖人之為道惟陽之勝則君父常尊而臣子常卑君子常强而小人常弱至于陰盛而勝陽聖人所不與也陰雖盛必為之戒陽雖衰必為之助奈何天

下之為陽常至于衰而為陰所勝天下之為陰常至于盛以凌陽凡為陰之類者亦何足道焉所為陽者有罪爾高氏曰經書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二此年與宣八年是也天變之甚獨於二公見孰謂無天道乎家氏曰常聞長老言日食既京師不之見以為君德時政之所感至乙亥丁丑二歲親見食之既先是太史定為食五六分已而食之晝晦星見及有自四方遠外來者乃云食及五六分不既不晦然後知

天文示異巧歴有不能知者

公子翬如齊逆女

穀梁氏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高郵孫氏曰公子翬在隠公時嘗再見經而無氏葢隠自稱攝不命大夫桓公弑君自立而翬為謀主即位未幾遂加爵命故曰公子翬也謝氏曰翬卒不書絶之也姦臣以大惡行乎亂世而刑戮不及其身者春秋以法誅之所以著其罪於天下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穀梁氏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送女踰境非禮也高郵孫氏曰女以嫁為歸義當適外者也以義割恩而已故男子生則主其祭祀以傳於世女子則一適於外終身不反男子而去父母則為不孝女子而大歸其家則為至惡故閨門之内以義割恩男女之事正夫婦之道成齊侯以諸侯之尊不能割愛以從義而眷眷於男女之情越

禮犯義送女出境至于魯地失禮甚矣高氏曰禮諸侯之娶女入境則稱夫人讙我地也而姜氏不稱夫人者以齊侯身送之有父之親未可繫而稱夫人也

公會齊侯于讙

程子曰齊侯出疆送女公往會之皆非義也胡氏曰古者婚禮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逆則既輕矣為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

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高氏曰讙之會實受姜氏于齊以歸而但以會讙為文者以為萬世之嗣已則輕之而公子逆之齊侯之强已則畏之而親之會是公之行其所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也若齊侯不送則公亦不至于讙故書公會齊侯于讙以罪之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程子曰告于廟也穀梁氏曰不言翬之以來公親受之于齊也泰山孫氏曰此齊侯送姜氏公受之于讙

也公受姜氏于讙不與公受姜氏于讙也故曰夫人姜氏至自齊以正其義薛氏曰書至不與公俱至也桓公夫婦之道終始乎不正矣胡氏曰不能防閑于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禮者所以别嫌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高氏曰春秋之時婚姻失道鮮有賢女輔佐君子故文姜亂魯驪姬惑晉南子傾衛夏姬喪陳上下化之滔滔皆是故自隱而下内女夫人之迹聖人謹而書之以懲以戒為萬世法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

有年

穀梁氏曰五穀皆熟為有年程子曰書有年記異也

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弑君而立逆天理亂

人倫天地之氣為之繆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

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其惡有間故大

有年則書之謝氏曰桓之世書有年宣之世書大有

年志異也志幸也行之惡莫大於桓宣桓而有年宣而大有年異之大者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桓而有年宣而大有年幸之大者也高郵孫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而書有年大有年者二處而已其一桓公其一宣公桓宣大惡行何道而有年乎書者不宜也胡氏曰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于經然十二公多歷年所亦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獨不見於經是仲尼於

他公皆削之矣獨桓宣存而不削者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爾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為慶祥君子修之則為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羊氏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遠也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賔客三曰充君之庖程子曰公出動衆皆當書于郎遠也何氏曰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為田除害啖氏曰蒐狩合禮者常事不書非時及越禮而為之則書以示譏也趙氏曰四時之田其事各殊其名亦異春以閲武擇材故

以蒐為稱夏以為苖除害故以苖為名秋則順天時以殺物故以獮為義冬則守禽獸以習戰故以狩為目以謂微事不謹則大事不立故每慎於微而後王德全矣胡氏曰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苖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可不謹乎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胡氏曰宰冡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弒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程子曰桓公弒其

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使其宰以聘之亦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矣而其所為如此名糾言尊卑貴賤之義亡矣人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

尹氏曰天道不成不記於元年而記於此因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記之尤有深意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陳侯鮑卒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

程子曰五年春正月甲戌下文缺高郵孫氏曰傳於此經之下記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明年之秋經書蔡人殺陳佗趙氏以為甲戌之下當記其事而簡編脱之按春秋之經自相照驗未有始卒不相會者若明年但書殺陳佗而今年不載陳亂之迹則陳佗者何人殺之又以何罪本此而推故甲戌之下載陳佗之事趙説是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程子曰齊為諸侯而欲為賊於隣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高郵孫氏曰春秋之時齊鄭强大而紀最小宜紀侯朝事之不暇而齊鄭反往朝焉則朝者非實朝也有以窺之也故桓十三年至于戰而莊元年遷其邢鄑郚二年以酅入齊而紀亡矣是朝之者安得心服而朝乎將圖其地名朝而實襲之也事既不果遂行朝禮而還孔子疾其懷詐以圖人之國故特書曰

如紀也胡氏曰如者朝辭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備書于策夫子修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絶世之義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公羊氏曰譏父老子代從政也穀梁氏曰録父以使子也胡氏曰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禄而不世官任之不以

其賢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塗施及童稚賢人退處於蓽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敵寇侵凌國家傾覆雖有智者

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子弟之弱者居夫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也高郵孫氏曰父在而使子非君道也已在而使子代非臣道也已之父在而代父受命非臣子也天王仍叔與仍叔之子皆有罪矣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隐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故周鄭交質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六年鄭伯如周始朝桓王王不禮焉八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八月鄭伯以齊人朝王九年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伐宋十一年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懐至是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

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

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殞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公羊氏曰從王正也謝氏曰君行而臣從君臣之大義也周衰諸侯不遵王命久矣桓王伐鄭三國乃能為王出師以討不庭勤王之道至矣春秋書曰從王所以明君臣之大義也以君臣大義書三國從王而大國之不能從王其罪見矣三國出兵葢卿行也鄭莊公以手足之親出為王室仇敵諸侯所以致討也三國

雖以卿出而侯伯無躬親夾輔之勲三國從王書人而諸侯事王不盡忠力其失見矣程子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

大雩

公羊氏曰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劉氏意林曰雩常事爾遇旱則雩非常也謝氏曰諸侯不得祭天祈穀行於社稷雩禮

行於境内之山川而已雩祈雨之祭也大雩祭天而雩天子之禮也夏百穀需雨之時故雩以孟夏秋大雩失天時也然則大雩書僭也秋大雩書怠也家氏曰郊禘亦僭何以不書大郊禘一而已矣故不書大若雩則諸侯之雩與天子之雩為禮各異是故書大以譏其僭

螽

公羊氏曰記災也程子曰蝗也既旱又蝗饑不待書

也

冬州公如曹

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程子曰州公嘗為王三公故稱公謝氏曰諸侯以王命主社稷撫人民其有難矣明忠信嚴守備與民以死守之保國之義也州公以小國間於大國度其國危而不能守乃至於不畏王命不恤社稷人民私以一身避難適曹然則州公非朝曹也亦非奔曹也其行欲以免禍而已

春秋書曰如曹而州公不能保守其國其惡見矣穀梁氏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自曹來朝　愚按舊說或謂寔是也猶曰是人來葢謂州公也此承上文去年冬州公如曹書之也若上書州公如曹之下即書寔來則是州公也今州公如曹在五年之冬寔來在六年之春經隔一年安可謂承上文書寔來也春秋之文如化工生物春秋之義

如日星在天決不如是之晦昧也或又謂實州公名

去年如曹未失國故不名今來魯不復其國則是匹

夫也故名之使果州公也於去年如曹宜以失國之

例書曰州公實如曹則今年實來乃州公也去年不

書其名今年不書其國安知實之為州公乎蓋闕文

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紀來諮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閲

簡車馬也　公羊氏曰大閲者簡車徒也程子曰為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盛夏大閲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而為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胡安定先生曰書八月非時也書大閲非禮也按大閲天子之禮魯諸侯而行之其僭可知

蔡侯殺陳佗

莊二十二年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

高郵孫氏曰陳佗弑君之賊然其迹不見於經惟趙氏推而謂在五年甲戌之下己丑陳侯鮑卒之前而左氏傳文亦載其事趙氏之説是也朱子曰陳佗文公之子桓公之弟公疾病殺其太子免而代之公卒而佗立明年為蔡人所殺此墓門之詩刺佗而追咎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傅以至此也胡氏曰佗殺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為君者以賊討也

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也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為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者討賊之辭也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者當討之賊也魯桓弑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弑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商人弑君者及其見殺則稱位蔡般弑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予奪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篡弑

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内則國人不以為君而莫之與誰敢動於為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使隣國明討賊之義與國絶輔篡之姦則亂賊何自而作雖作無以成其亂此春秋所以書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徳命

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程子曰冢嗣之生國之大事故書高郵孫氏曰王者之法立子以嫡所以杜爭奪之患而正嫡庶

之分也嫡長之生必舉以禮而史書之冊嫡庶有定分少長有定日一著於史則少不得陵長庶不得加嫡爭奪之患消而愛憎之心息也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未有書子生者而子同之生特書之所以明史書之常法而示嫡庶之有分也餘公之生或非嫡或舉不備禮或舊史不書春秋載一可以見二著是可以明非者此之謂也胡氏曰適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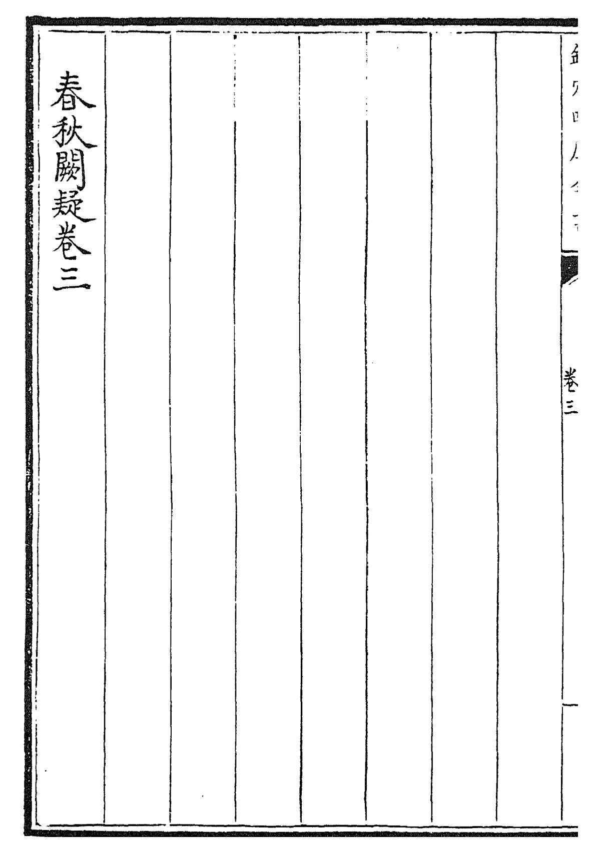
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
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道
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
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
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
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
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
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愚按

生即書之所以見名分之已定而明父子之親誓於天子然後稱世子所以見爵秩之貴而明君臣之義與賢與子雖帝王之達道然與子易與賢難與子而專於立嫡決不至乎亂與賢而或非其人則必至乎亂且以春秋言之曹之子臧吳之季札非不賢也父兄知其賢也舉國以讓之二子之識不足以及此辭而不受卒亂二國賢可輕與乎然則與賢之事不可行於後世歟賢也必舜禹而後可舜禹不世出也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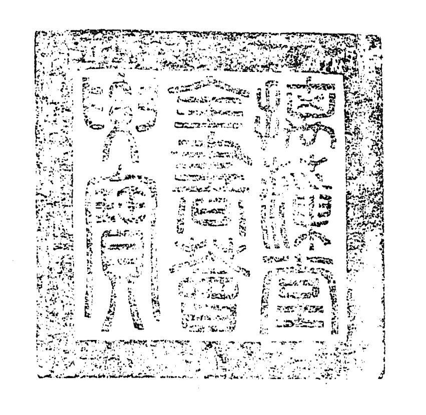
非舜禹也徒讓以生亂耳故春秋主於立嫡憂天下之生亂也然以當時之事觀之非禁與賢之法而不書也蓋亦無與賢之事可書也故但書與子之法以為萬世之常經使世復生舜禹也在上者又有堯與舜也則必舉天下以授受矣何待春秋之書乎書與子之法以教當時存與賢之法以待來世是則夫子之微意而亦春秋之大權也

冬紀侯來朝

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程子曰紀侯不能上訴天子下赴諸侯和輯其民人效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矣　愚按魯桓弑君之賊一夫倡義即得誅之身且不保安能敵大國庇小國而救人之急乎紀侯主之以求援其何能國春秋備書之雖曰小事大弱事強亦必有道也



春秋闕疑卷三



覆校官編修臣曹　城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謄録監生臣孟錫山